讀書雜志

墨子弟五　　　讀書雜志七

高郵王念孫

備城門

容至

引之曰容字義不可通容當爲客客容字相似又涉上文容一人所而誤客至謂敵人至城下也下文曰客馮面而蛾傳之卽其證

持水麻升草盆救之　傳火者必以布麻什草

盆　二升　三十斤

畢云麻一升草一盆也念孫案草一盆非救火所用畢

說非也升當爲斗隸書斗字作什因譌而爲升後凡斗譌作升者放此革盆當爲

革盆備穴篇曰傳火者必以布麻什革盆槃傳火當爲

持水隸書持傳二字右畔相似故持譌爲傳水火亦字之譌什亦當爲斗隸書斗字作什與什伍之什相似說文序所云人持十爲斗也後凡斗譌作什者放此即備城門所云持

水𪎭斗革盆救之也然則斗與革盆皆所以持水明矣

革盆又見備蛾傅篇又備城門篇瓦石重二升以上升當爲斤隸書斤字或作斥因譌而爲升後凡斤譌作升者放此又備穴篇罌容三十斤以上

斤當爲斗隸書斗字或作斤因譌而爲斤後凡斗譌作斤者放此斗什升斤四字

相似故傳寫多譌

涿匕

一寸一隊弋弋長二尺引之曰隊當爲涿字本作椓說文椓擊也周南兔罝傳曰丁丁椓杙聲是也杙與弋同通作涿周官壺涿氏注曰涿擊之是也涿弋又見下文史記趙世家伐魏敗涿澤今本涿字亦誤作隊凡經傳中從豖丑玉反從豕之字多相亂說見漢書天文志

火

城門上所鑿以救門火者各一䍃水火三石以上念孫案下火字義不可通火當作容下文言容斗以上容石以上者多矣則火爲容之壞字無疑

脫文一

二步一苔廣九尺袤十二尺念孫案此當作二步一苔苔廣九尺上文二步一渠渠立程丈三尺與此文同一例今本少一苔字則文不足意如淳注漢書鼂錯傳引此重苔字

衕

以射衕及櫳樅畢云衕疑衎字文未詳念孫案衕說文本作衝今作衕省卽衝之譌

脫文一

有奚奚蠡大容一斗念孫案有奚奚下當有蠡字下句奚蠡卽承此而言杜子春注周官鬯人曰瓢謂瓠蠡也瓠

蠡奚蠡一聲之轉

井屛

五十步一井屛周垣之高八尺畢斷五十步一井爲句又云屛當爲井念孫案下文言百步一井則此不得又言五十步一井此當以五十步一井屛爲句下文周垣之高八尺謂井屛之垣非謂井垣也旗幟篇云其井爲屛三十步而爲之圜高丈是其證初學記地部下引此正作五十步一井屛

立樓

二百步一立樓畢改立爲大云据太平御覽念孫案畢

改非也初學記居處部鈔本御覽居處部四玉海宮室部所引並作立樓刻本御覽譌作大樓不足爲據

夫

城上七尺一渠長丈五尺（舊本脫尺字據襍守篇補）貍三尺去堞五寸夫長丈二尺畢云夫字未詳疑即扶字所以著手念孫案畢說非也夫當爲矢隸書矢字或作夫（見漢泰山都尉孔宙碑）又作夭（見成陽令唐扶頌）並與夫相似故譌作夫（襍守篇渠長丈五尺其埋者三尺矢長丈二尺其字正作矢故知此篇諸夫字皆矢字之譌（後凡矢譌作夫者倣此）也

城上皆毋得有室若也可依匿者畢改也爲他念孫案

他古通作也不煩改字說見史記韓非傳

積藉

城下州道內畢云卽周道百步一積藉毋下三千石以上善

塗之引之曰積藉不知何物藉當爲薪薪藉字形相似

又涉上文兩藉字而誤也積薪必善塗之者所以防火

也上文云五十步積薪毋下三百石善蒙塗毋令外火

能傷也與此文同一例特彼以城上言之此以城下言

之耳襍守篇亦曰塗積薪者厚五寸已上

城上之備渠譫藉車畢云渠譫疑渠荅假音字譫與幨同淮南子氾論訓云渠幨以守高誘注云渠壍也壍今作塹一曰甲名國語奉文渠之甲是也幨幰所以禦矢也念孫案譫非荅之假音字渠譫與渠荅亦不同物畢說非也據高注前說以渠爲壍壍非幨類不得與幨並言之後說以渠爲甲引吳語奉文渠之甲猶爲近之今吳語作奉文犀之渠韋注以渠爲楯是也楯與幨皆所以禦矢故並言之譫蓋襜字之誤齊策曰百姓理襜蔽舉衝櫓襜蔽即高注所云幨幰所以禦矢也故廣雅曰幨謂之幰幨與襜字異而義同

五十步

五十步一堞下爲爵穴引之曰下文云五步一爵穴則此亦當云五步一堞不當云五十步十字蓋涉下文五十步一積竈而衍

兩後字　辛字

後使辛急爲壘壁以蓋瓦後之引之曰此當作復使卒急爲壘壁以蓋瓦復之復之卽覆之謂以蓋瓦覆壘壁也今本兩復字皆譌作後隸書復字作復與後相似卒字又譌作辛隸書卒字或作卒與辛相似則義不可通畢以辛爲薪字失之

高磿衝

城四面四隅皆爲高磨𢋋使重室子居亣上候適亣古其字

畢云高磨𢋋未詳引之曰磨當爲磿郎擊反字書無𢋋字𣟴𢋋先雞反字之譌磿𢋋疊韻字其音𥁃如說文之櫪𢋋而義則不同說文櫪𢋋柙指也磿𢋋𣟴樓之異名也號令篇曰他門之上必夾爲高樓使善射者居焉女郭馮垣一人一人守之使重字子五十步一擊重字子即重室子之譌二篇之意大略相同彼之高樓即此之高磿𢋋也

函　遝本　匝

適人爲穴而來我函使穴師遝本迺而穴之念孫案函當爲亟俗書函亟相似說見僃閉篇亟急也遝本當爲選士隸書士字或作

本、因譌而爲本、畢改本爲木非、匝當爲迎草書迎字作匝、因譌而爲匝、言敵人爲穴而來我急使穴師選善穴之士鑿穴而迎之也下文云適人穴土急壍城內穴亓土直之又曰審知穴之所在鑿穴迎之今本鑿穴作鑿內、篆文穴字作內、因譌而爲內、皆其證也又號令篇曰凡守城者以函傷敵爲上又曰部吏函令人謁之大將又曰卒民欲言事者函爲傳言請之又曰城圍罷主函發使者往勞祿守篇曰女子函走大又曰寇近函收諸雜鄉金器若銅鐵及他可以左守事者以上諸函字皆亟字之譌、

杵　蓋　凡

民室杵木瓦石可以益城之備者盡上之引之曰木瓦石皆可以作室而杵非其類杵當爲林字之誤也林本作杵杵本作林二形相似號令篇民室材木即其證益蓋之備四字義不相屬益當爲益亦字之誤也俗書益益相似說見非命篇言民室之材木瓦石可以益守城之備也又號令篇悉舉民室材木凡若藺石數案凡字義不可通凡當爲瓦亦字之誤也隸書瓦字作凡與凡相似若猶及也與也說見釋詞謂民室之材木瓦及藺石也藺石又見襍守篇漢書鼂錯傳曰具藺石布渠荅材木瓦藺石即備城門篇之材木瓦石也

凡守圍城之法厚以高壕池深以廣畢云池字疑衍引之曰池當爲沲壕池深以廣爲句其厚以高上當有與壕池對文者而今本脫之

左葆宮中　得

召三老左葆宮中者與計事句　得引之曰左當爲在襍守篇曰父母昆弟妻子有在葆宮中者乃得爲侍吏是其證得下有脫文不可考各本得下有自爲之柰何至以護凡二十四字乃備穴篇之錯簡說見六卷末

此十四者具

此上有脫文不可考

本

城下樓本率一步一人念孫案樓本當爲樓卒謂守樓之卒也隸書卒字或作夲因譌而爲本淮南詮言篇其作始簡者其終卒必調漢書游俠傳卒發於睚眦今本卒字竝譌作本備高臨篇足以勞本不足以害城本亦當爲卒

守圍

乃足以守圍念孫案守圍二字義不可通圍當爲圉字之誤也齊策則是圉塞天下士而不利說途也韓子揚權篇主將壅圉淮南詮言篇以圉強敵今本圉字竝誤作圍守圉即守禦公輸篇子墨子守圉有餘淮南主術篇瘠者可使守圉漢書賈誼傳守圉扞敵之臣竝與守禦同

千人

廣五百步之隊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凡千人而足以應之畢云上三千字皆當作十凡千人當云凡四十人引之曰畢說非也丈夫千人丁女子二千人老小千人則下句當云凡四千人不當改上三千字爲十而云凡四十人也上文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子二十人老小十人共四十人此廣五百步則人數不得與上文同矣

智知

令吏民皆智知之念孫案此本作令吏民皆智之智卽

知字也墨子書知字多作智說見天志中篇今本作智知之者後人旁記知字而寫者因誤合之耳

不可不審也

各本此下有候望適人至穴土之攻敗矣凡三百四十五字乃備穴篇之錯簡說見六卷末

斬艾與柴長尺

自此以下多言鑿穴之事亦當移置於備穴篇然未知截至何句爲止今姑仍其舊

迎穴爲連

引之曰連下當有版字而今本脫之上文曰連版以穴

高下廣陝爲度是其證

皆爲穴月屋　覆以月

與柱交者穴二窯皆爲穴月屋引之曰皆爲穴月屋當作皆爲穴門上瓦屋謂於穴門上爲瓦屋也備突篇曰突門各爲窯竈竇入門四五尺爲亣門上瓦屋是其證隷書瓦字作瓦與月相似而譌又脫門上二字則義不可通又下文爲作水甬浚四尺堅幕貍之十尺一覆以月而待月亦當爲瓦上文曰鑿坎覆以瓦是其證畢改月爲穴非也

身井

侯亣身井且通居版上而鑿其一偏念孫案身者穿之壞字也隸書身字或作牙見漢處士嚴發殘碑與穿字下半相似而誤

苴

五步一爵穴大容苴引之曰苴字義不可通苴當為苣字之誤也說文苣束葦燒也此云爵穴大容苣下云內苣爵穴中二丈上下相應故知苴為苣之譌

自

疏數自適爲之畢云言覸敵而爲疏促自覸字之誤引之曰自蓋因字之誤言因敵之多少而爲疏數也隸書

因字或作囙與曰相似而誤

𨗨陝

城𨗨陝不可塹者勿塹引之曰𨗨字義不可通𨗨當爲筵筵亦積筏狄也亦作筵與𨗨相似而誤

人擅

人擅長五節一曰人擅二字義不可通人擅當爲人擅擅讀曰撢說文撢提持也從手覃聲他紺切通作擅從手亶字之或從覃若撢或作擅或作撢或作擅之類人擅苗者人持一苗也備水篇曰臨三十人人擅弩又曰二十人共船六二十人人擅有方劍甲鞮瞀人人擅苗今本脫一人字畢云苗同矛是

凡言人擿者皆謂人人手持之也人入擿擅字之誤

三丈　下地至

高地三丈下地至引之曰此本作高地丈五尺下地至泉三尺而止備穴篇曰高地丈五尺下地得泉三尺而止是其證今本脫下字辯見六卷末今本丈五尺譌作三丈至下文脫泉三尺三字則義不可通

賊

施賊亓中上爲發梁而機巧之引之曰賊字義不可通賊當爲棧上文城上之備有行棧行樓說文棧棚也謂設棚於塹中上爲發梁而機巧之以陷敵也義見下文

而出佻且比

引之曰當作而出佻佻戰且北北敗也佻佻與挑同言出而挑戰且佯敗以誘敵也故下文曰適人遂入引機發梁適人可禽備穴篇曰穴中與適人遇則皆圉而毋逐且戰北以須鑪火之然彼言且戰北猶此言佻戰且北也今本脫戰字北字又譌作比則義不可通畢改且爲旦而以佻旦爲佻遠大誤

備高臨

羊黔

薪土俱上以爲羊黔畢云襍守作羊坽未詳其器念孫

案褋守作羊坽（集韻坽郎丁切峻岸也）非作羊坽也坽與上下兩城字爲韻則作坽者是

羊黔者

子問羊黔者將之拙者也畢云羊黔下疑更有羊黔二字念孫案當作子問羊黔之守邪羊黔者將之拙者也備梯篇曰問雲梯之守邪雲梯者重器也亓動移甚難備蛾傅篇曰子問蛾傅之守邪蛾傅者將之忿者也褋守篇曰子問羊坽之守邪（今本脫之字）羊坽者攻之拙者也皆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脫之守邪羊黔五字則文義不明

備矣

然則羊黔之攻敗矣備矣臨以連弩之車畢以備矣絕句云備同僃引之曰畢說非也備矣之矣即因上敗矣而衍備臨以連弩之車當作一句讀備臨即備高臨也備蛾傅篇然則蛾傅之攻敗矣下云備蛾傅爲縣脾猶此云備臨以連弩之車也若以備矣爲句則下句臨以連弩之車文不成義矣

銅距

銅距臂博尺四寸厚七寸長六尺念孫案銅距當爲鉤距字之誤也說文軥車軥上曲鉤也今本鉤誤作銅鉤距見上文及備穴

篇

磨鹿

以磨鹿卷收畢云磨疑厤鹿乃麤字之譌引之曰畢說非也磨鹿當爲歷鹿磿郎擊反上文云備臨以連弩之車則此謂車上之磿鹿轉之以收繩者也故曰以磿鹿卷收磿鹿猶鹿盧語之轉耳方言曰維車趙魏之閒謂之轣轆廣雅曰維車謂之厤鹿並字異而義同

備梯

樵

以樵禽子畢云樵當爲譙引之曰方言自關而西秦晉

之閒凡言相責讓曰譙讓上文子墨子甚哀之乃管酒槐脯云云殊無譙讓之意樵蓋醮之借字也士冠禮注曰酌而無酬酢曰醮故上文言酒脯

煙資

敢問客衆而勇煙資吾池念孫案煙當爲堙堙塞也備穴篇救闉池者闉與堙同引之曰資疑當爲塡堙塡皆塞也堙煙塡資亦皆字之誤

闕文一

子墨子曰問雲梯之邪念孫案此當作問雲梯之守邪上文曰敢問守道又曰願遂問守道備城門篇曰問穴

士之守邪備蛾傅篇曰子問蛾傅之守邪襍守篇曰子問羊坽之守邪舊脫之字今補皆其證今脫守字則文不成義

錢

棧衡錢城廣與隊等引之曰錢字義不可通當是棧字之誤衡見襍守篇備城門篇說城上之備有行棧郎此所謂棧也城郎行城見上文

沙炭

城上繫下矢石沙炭以雨之引之曰炭當爲灰俗書灰字作灰與炭相似而誤灰見備城門篇沙灰皆細碎之物炭則非其類矣襍守篇亦誤作炭太平御覽兵部五

十五引此正作灰

脫文一

城希裾門而直桀引之曰城下當有上字希與睎同直與置同桀與楬同言城上之人望裾門而置楬也備蛾傅篇作城上希薄門而置楬是其證舊本楬誤作揭今辯見備蛾傅篇本脫上字則文不成義

持鼓　撚火

皆立而持鼓而撚火畢云備蛾傅云待鼓音而燃燃俗然字待持燃撚字相似然此義較長不必改从彼說文云撚執也念孫案此當依備蛾傅篇作皆立而待鼓而然火

謂燒門之人皆待鼓音而然火也畢謂持撚二字不必改又訓撚爲執皆非也既執火則不能又持鼓矣

除火

適人除火而復攻引之曰除字義不可通除當爲辟辟與避同言我然火以燒敵人敵人避火而復攻城也隸書辟字或作辟見漢益州大守高眹脩周公禮殿記及益州大守高頤碑與除相似而誤脩蛾傅篇正作敵人辟火而復攻

賁士

令賁士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引之曰賁字義不可通賁當爲者字之誤也隸書者賁二字相似說見天志篇者與諸同秦漢

楚文者侯、即諸侯、泰山刻石者產得家、即諸產得宜、大戴記衛將軍文子篇、道者孝悌、鹽鐵論散不足篇、者生。無易由言、漢書武五子傳其者 上文已令从士出擊矣寡人之不及與、並以者爲諸

故諸士及主將皆聽城鼓之音而出、即可勝敵也 號令篇有諸人士、又云、諸吏卒民、

素

因素出兵畢改素爲數云据備蛾傅改念孫案鄭注喪服曰素猶故也因素出兵猶言照舊出兵耳畢改素爲數則義不可通備蛾傅篇正作素不作數也

備水

鞮瞀

人擅有擅與揮同謂提持也說見備城門篇有字疑衍方畢改方為弓劒甲鞮瞀畢云說文云鞮革履也瞀蝥字假音說文云鍑屬引之曰畢分鞮蝥爲二物非也鞮蝥卽兜鍪也兜鍪胄也故與甲連文韓策曰甲盾鞮鍪漢書揚雄傳鞮鍪生蟣蝨介胄被霑汗師古曰鞮鍪卽兜鍪也字亦作鞮鞪漢書韓延壽傳被甲鞮鞪皆其證

備突

輤

寇卽入下輤而塞之畢云後漢書注引輤作輪袁譚傳念孫案輪字是也上文曰吏主塞突門用車兩輪是其證

備穴

廣亟　表

樓四植植皆爲通舄下高丈上九尺廣亟各丈六尺念孫案亟當爲袤廣雅袤長也又下文鑿廣三尺表二尺表亦當爲袤

丈六尺　長丈　毋偞堞三尺

渠長丈六尺矢長丈矢舊本譌作夫辯見備城門篇臂長六尺亣貍者三尺樹渠毋偞堞三尺引之曰渠長丈六尺當作渠長丈五尺廣丈六尺備城門篇曰渠長丈五尺襍守篇曰渠長丈五尺廣丈六尺皆其證今本長丈下脫五尺廣

丈四字則失其制矣矢長丈當作矢長丈二尺備城門篇襍守篇竝作矢長丈二尺是其證今脫二尺二字則失其制矣樹渠毋傑堞三尺當作樹渠毋傅堞五寸謂渠與堞相去五寸也備城門篇曰渠去堞五寸襍守篇曰樹渠毋傳葉五寸（葉與堞同）皆其證今本傅作傑涉下堞字而譌五寸又譌作三尺則失其制矣畢改毋爲毌讀與貫同大誤

界

斬亣穴深到界引之曰界字文義不明界當爲泉備城門篇下地得泉三尺而止（今本脫下字辨見六卷末）是其證隸書泉

字或作宗見漢郃陽令曹全碑界字作果見衛尉卿衡方碑二形相似而誤

備蛾傳

㳒程

敢問適人強弱遂以傳城後上先斷以爲㳒程畢云㳒字未詳念孫案㳒者法之誤耳言敵人蛾附登城後上者則斷之斷斷也號令篇曰不從令者斷擅出令者斷失令者斷以此爲法程也呂氏春秋愼行篇曰後世以爲法程說苑至公篇曰犯國法程漢書賈誼傳曰後可以爲萬世法程篆書去字作仚缶字作缶二形相似隸書去字作去缶字作缶亦相似故從去從缶之字傳寫多誤管子輕重甲篇三月解匋匋字

作𨻷漢冀州從事張表碑役敓陶文陶字作𨻷此從缶之字而誤從去者也亦有從去之字而誤從缶者說文𪔳鼓鼙聲從鼓缶聲土盇切𪔳乃鼛字之誤鼛從去聲而音土盇切𡉆從去聲而音口盇切怯從去聲而音去刧切刧從去聲而音居怯切其義一也玉篇鼛字亦誤作𪔳後人又加鼛字音七盇切而不知𪔳即鼛之誤也廣韻有鼛無𪔳是其證矣法之爲㳒誤亦與𪔳同

丈各

荅廣從（音從橫之縱）丈各二尺引之曰廣從丈各二尺義不可通丈各當爲各丈言荅之廣從各丈二尺也

燒傳湯

燒傳湯斬維而下之引之曰燒傳湯三字義不相屬燒下當有荅字而今本脫之（備城門篇城上二步一荅）上文兩言燒荅

是其證

找

找長五尺畢云找未詳引之曰找當爲杙備城門篇曰杙閒六寸剡其末此亦云剡其末爲五行行閒廣三尺故知找爲杙之譌

搗

城上希薄門而置搗引之曰搗字義不可通搗當爲楬字之誤也楬杙也希與睎同望也言望薄門而立杙也備梯篇置楬作直桀置直楬桀並通廣雅楬杙也爾雅雞棲於弋爲桀

墨子弟五

墨子弟六　　　　讀書雜志七

高郵王念孫

迎敵祠

請守　之氣

巫卜以請守守獨智巫卜望之氣請而已念孫案請皆讀爲情（墨子書通以請爲情）此文當作巫卜以請報守守獨智與知同巫卜望氣之請而已言巫卜以情報守巫卜望氣之情唯守獨知之而已勿令他人知也號令篇曰巫祝吏與望氣者必以善言告民以請上報守（舊本上字倒在報守下今乙正）守獨知其請而已是其證舊本脫報守氣之二字又誤

倒則義不可通

旗職（墨子書旗識字如此舊本從俗作幟篇內放此）

雩旗

竟士爲雩旗畢云竟士猶云彊士雩虎字假音念孫案雩卽虎之譌非其假音也鈔本北堂書鈔武功部八引此爲虎旗上脫二字（陳禹謨本作土爲黃旗此以意改之）而虎字則不誤通典兵五亦曰須戰士銳卒舉熊虎旗隸書虎字或作鬲（見漢殽阬君神祠碑陰）與雩字相似而誤

金鐵

金鐵有積粟米有積念孫案金鐵當爲金錢字之誤也

金錢粟米皆守城之要物故竝言之若鐵則非其類矣號令篇曰粟米錢金布帛又曰粟米布帛錢金祿守藏曰粟米布帛金錢皆其證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引此正作金錢

輒部職如進數

有大寇傅攻前池外廉城上當隊鼓三舉一職到水中周鼓四舉二職到藩鼓五舉三職到馮垣鼓六舉四職到女垣鼓七舉五職到大城鼓八舉六職乘大城半以上鼓無休夜以火如此數寇卻解輒部職如進數而無鼓引之曰部讀爲踣謂仆其識也周官大司馬獘旗鄭

注曰獎仆也仆踣部古字通呂氏春秋行論篇引詩曰將欲踣之必高舉之踣與舉正相反故寇來則舉識寇去則踣識也如進數者如寇進之識數而遞減之識之數以六爲最多故寇進則自一而遞加之寇退則自六而遞減之也畢以部爲部署失之又誤解如進數三字

城上吏卒　脫五字

城上吏卒置之背卒於頭上城下吏卒置之肩左右軍於左肩中軍置之胷引之曰城上吏卒置之背卒字涉下文吏卒而衍下文卒置於頭上則不得又置之背也左軍於左肩惠氏禮說改左爲左案左軍於左肩下當有

右軍於右肩五字而今本脫之又案頭上也肩也背也
胷也皆識之所置也說文微識也呂忄帛著於背張衡
東京賦戎士介而揚揮同徽薛綜曰揮謂肩上絳幟皆其
證今不言識者城上吏之上又有脫文耳

當應鼓而不應不當應而應鼓

念孫案此當作當應鼓而不應鼓不當應鼓而應鼓今
本上下二句皆脫一鼓字

鐵彊

其井置鐵彊畢云說文云彊弓曲也引之曰弓曲之義
與鐵字不相屬且井旁亦非置弓之處竊謂彊乃甕字

之譌䧢讀若䨝大取篇其類在漏䧢䧢與䨝同井九二䨝敵漏釋文䨝作䧢北山經縣䧢之山郭璞曰音汲䨝水經晉水篇作縣䨝漢紀孝成紀中徙狄蹈䨝之河漢書鄒陽傳䨝作䧢備城門篇云百步一井井十䨝故曰其井置鐵䨝

衍　衣章微

城中吏卒民男女皆衍異衣章微令男女可知引之曰衍字義不可通衍當為辨辨異二字連文周官小行人[illegible]每國辨異之隸書辨字或作辡見漢李翕析里橋郙閣頌因譌而為衍左畔之夫譌而為衣右畔之釆譌而為幸中央之从譌而為从念孫案衣章微當作衣章徽職說文徽識也識俗作幟以絳帛著於背墨子書徽識皆作微職見號令雜守二篇章亦微識之類也故齊策云變其徽章徽亦

與徽同此言男女之衣章徽識皆有別也故曰皆辨異衣章徽職令男女可知且此篇以旗職爲名則當有職字明矣今本辨譌作旂微下又脫職字故義不可通

號令

心其旁

門者及有守禁者皆無令無事者得稽留舊本稽下衍一稽字今刪心其旁畢云心當爲必引之曰改心爲必義仍不可通心當爲止言勿令無事者得稽留而止其旁也隸書止心相似故止譌爲心

如令

敵去邑百里以上城將如今盡召五官及百長云云畢云令當爲令引之曰畢說非也如猶乃也古或謂乃爲如說見釋詞言敵人將至城將乃令召五官百長而命之也下文曰輔將如令賜上卿丞與此文同一例則今非令之譌

官符

以富人重室之親舍之官符引之曰符當爲府言舍富人重室之親於官府也下文云其有符傳者善舍官府是其證篇內言官府者多矣若云舍之官符則義不可通此涉上下文諸符字而誤

父老小　不舉

里中父老小不與守之事及會計者引之曰父老下不當有小字蓋涉下文老小而衍與讀爲吾不與祭之與與舉古字通說見經義述聞周官王舉則從下謂里中父老不與守城及會計之事者

有分者

吏從卒四人以上有分者大將必與爲信符引之曰分下當有守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分字謂卒之分守者也下文曰男女老小先分守者人賜錢千是其證

三最

令吏民無敢三最並行引之曰最當爲㝡㝡與聚通謂

三人相聚二人並行也說文㝡才句切積也徐鍇曰古以聚物之聚爲㝡㝡與最字相似故諸書中㝡字多譌作最說見漢書馮唐傳

常司上之　松上

爲人下者常司上之句隨而行句松上不隨下畢云司即同字引之曰司非同字乃古伺字也之讀爲志墨子書或以之爲志字見天志中下二篇史記刺客傳趙國志士趙策志作之言爲人下者常伺察上人之志隨之而行也松讀爲從學記待其從容鄭注從或爲松是其例也言從上不隨下也

之取

非其分職而擅之取若非其所當治而擅治爲之斷引之曰擅之取當爲擅取之與擅治爲之對文今取之二字倒轉則文不成義

去者之父母妻子

此下有脫文不可考

父母

鄉長者父老豪傑之親戚父母妻子又下文及勇士父母親戚妻子引之曰父母二字皆後人所加也古者謂父母爲親戚（說見經義述聞左傳親戚爲戮下）故言親戚則不言父母後人不達故又加父母二字耳篇內言父母妻子者多

矣皆不言親戚下文有親戚妻子則但言親戚而不言父母是親戚卽父母也

時酒肉

及勇士親戚妻子皆時酒肉念孫案酒肉上當有賜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下文曰父母妻子皆同其宮賜衣食酒肉是其證

無

無與望氣矣爲不善言引之曰無卽上文巫字因聲同而誤

占惡　款

民各自占家五種石斗數史記平準書各以其物自占索隱引郭璞云占自隱度也謂各自隱度其財物多少為文簿送之於官也為期期盡匿不占占悉令吏卒款得皆斷引之曰占悉當作占不悉令吏卒款得當作令吏卒微得微與覹同說文覹司也司今作伺覹字亦作微上文曰守必謹微察迎敵祠篇曰謹微察之史記廉頗藺相如傳曰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漢書游俠傳使人微知賊處師古曰微伺問之也言使民各自占其家穀而為之期若期盡而匿不占或占之不盡令吏卒伺察而得者皆斬也史記平準書曰各以其物自占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即用墨子法也今本脫不字微字又譌作款則義不可通

牧　主人券

牧粟米布帛、錢金出內畜產、皆為平直其賈、與主人券書之、念孫案牧字義不可通、牧當為收字之誤也、備城門篇收諸盆甕、備高臨篇以磨鹿卷收、今本收字並譌作牧、月令農有不收藏積聚者、此義收、俗本作牧收粟米即承上文令民自占五種數而言、布帛錢金則連類而及之耳、引之曰、主人券當作主券人、謂與主券之人使書其價也、襍守篇曰、民獻粟米布帛金錢牛馬畜產皆為置平賈、與主券書之、是其證、今本券人二字誤倒則義不可通

贖士　士候

其不欲爲吏而欲以受賜賞爵祿若贖士親戚所知罪人者以令許之引之曰贖士二字義不可通士當爲出謂以財物贖出其親戚所知罪人也上文云知識昆弟有罪而欲爲贖若以粟米錢金布帛他財物免出者許之是其證又下文士候無過十里士亦當爲出謂出候敵人無過十里也下文曰候者日暮出之是其證隸書出士二字相似故諸書中出字多譌作士說見經義述聞大戴記稱以上士下

欲爲利　三石之矦

其不欲受賞而欲爲利者許之三石之矦念孫案利當

爲吏上文云不欲受賜而欲爲吏者即其謚吏利俗讀相亂故吏譌作利引之曰三石之侯當作三百石之吏上文候三發三信許之二百石之吏此文能入深至主國者賞之倍他候（見上文）故許之三百石之吏上文云有能捕告之者封之以千家之邑若非其左右及他伍捕告者封之二千家之邑是其例也今本石上脫百字吏字又譌作侯則義不可通

衍二字

其欲復以佐上者其構賞爵祿罪人倍之引之曰罪人二字與上下文不相屬蓋衍文

北至城者三表

念孫案北字義不可通北當爲比比及也引之曰三表當爲五表說見後畨字下

可口　平而迹

人所往來者令可口迹者無下里三尺平而迹引之曰此當作人所往來者令可以迹句迹者無下里三尺平明而迹言人所往來之道必令可以迹周官迹人注迹之言跡知禽獸處襍守篇曰可以迹知往來者少多其迹者之數無下里三尺至平明時而迹之也襍守篇云距阜山林皆令可以迹平明而迹是其證今本可下脫以迹二字平下又脫明字則義不

可通

少　無知可也

令卒之少居門內令其少多無知可也引之曰此當作令卒之半居門內令其少多無可知也言令其卒半在門外半在門內不令人知我卒之多少也襍守篇云卒半在內令多少無可知是其證上文云慎無令民知吾粟米多少意與此同今本半作少者涉下句少多而誤可知又誤作知可則義不可通

垂　捶

望見寇舉一垂舊本脫見寇二字襍守篇望見寇舉一烽入竟舉二烽今據補入竟舉

二垂狎郭舉三垂入郭舉四垂舊本脫郭字今據上文補狎城舉五垂夜以火皆如此引之曰垂字義不可通垂當爲表上文言候者各立其表則此所舉者皆表也又此文曰望見寇舉一垂入竟舉二垂狎郭舉三垂入郭舉四垂狎城舉五垂卽上文所謂比至城者五表也今本五譌作三與此文不合則垂字明是表字之譌隸書表字作表𠂹字或作𡍮見漢魯相韓勑造孔廟禮器碑二形略相似故表譌作垂通典兵五曰城上立四表以爲候視若敵去城五六十步卽舉一表橦梯逼城舉二表敵若登梯舉三表欲攀女牆舉四表夜卽舉火如表此舉表二字之明證也又案襍守篇守

表者三尺更音庚立揺表而望當作更立表而望益一本誤作垂一本正作表而校書者誤合之淺人不知垂爲表之誤又妄加手旁耳

外空井　外空窒

外空井盡窒之無令可得汲也舊本脫令字案下文曰無令客得而用之襍守篇曰無令寇得用之今據補外空窒盡發之木盡伐之引之曰外空井當作外宅井井謂城外人家之井也恐寇取水故塞之故下文云無令可得汲也襍守篇云外宅溝井可窴塞是其證外宅二字襍守篇屢見若空井則無庸塞矣外空窒當作外宅窒謂城外人家之室也發室伐木皆恐寇得其材

而用之也故下文云無令客得而用之襍守篇云寇薄句發屋伐木是其證今本外宅作外空誤與上文同室之作室則又涉上文盡室之而誤

枚木　既燒之

當遂枚木遂與隧同道也不能盡內內與納同既燒之無令客得而用之引之曰枚木文不成義枚當爲材既燒之當爲卽燒之言當道之材木不能盡納城中者卽燒之無令寇得而用之也襍守篇云材木不能盡入者燔之無令寇得用之是其證今本材作枚涉上文枚數而誤卽字又誤作既則義不可通

伐之服罪

凡有司不使去（此字有誤）卒吏民聞誓令伐之服罪引之曰伐字義不可通伐當爲代卒吏民不聽誓令者其罪斬若有司不使之聞誓令則當代之服罪矣

脫文一

門下謁者一長引之曰長下當有者字而今本脫之下文曰吏中涓一長者是其證

參食　劒驗

札書得必謹案視參食者念孫案參食當爲參驗襍守篇曰吏所解皆札書（今本札譌作禮據見襍守篇）藏之以須告之至

以參驗之是其證此驗譌爲僉又譌爲會耳又襍守篇守節出入使主節必疏書署其情令若其事而須其還報以劒驗之劒驗亦當爲參驗謂參驗其事情也此參譌爲僉（隷書參或作叅僉或作僉二形相似而誤）又譌爲劒耳

襍守

少

多執數少卒乃不殆念孫案多執數少義不可通少當爲賞（賞字脫去大半僅存小字因譌而爲少）言我之卒能多執敵人者數賞之則卒乃不怠也（怠始古字通說見經義述聞大戴記始敎下）下文正作多執數賞卒乃不怠

楟

則以木楟之引之曰楟字義不可通楟當爲揨字之誤也說文朾撞也朾宅耕反廣雅曰揨撞刺也揨與朾同謂以木撞其堙衝梯臨也見上文

賞審行罰

念孫案當爲審賞行罰今本審賞二字倒轉則文義不順備梯篇正作審賞行罰

恚瘛

恚瘛高憤民心百倍畢云說文云恚恨也恿古文勇則字當作恿引之曰畢以瘛爲恿之誤是也恚當爲恙字

之誤也恙與養古字通說見經義述聞兒爲羔下憤與奮同上文云養勇高奮民心百倍是其明證也

兄弟知

孫者或欲從兄弟知者許之引之曰知下當有識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完號令篇曰其有知識兄弟欲見之是其證

寇至隨棄去

候無過五十寇至隨葉去畢改葉爲棄引之曰畢改非也此當作寇至葉葉與堞同上文樹渠無傳葉五寸亦以葉爲堞隨去之言候無過五十人及寇至堞時卽去之也號令篇曰遣卒候

者無過五十人客至堞去之是其證今本去下脫之字又升隨字於棄字上則義不可通

望見寇以下十句

望見寇舉一烽入境舉二烽射妻舉三烽一藍郭會舉四烽二藍城會舉五烽五藍引之曰藍字義不可通蓋鼓字之誤鼓字篆文作鼓上艸誤爲卄中叹誤爲臥下皿誤爲皿遂合而爲藍字此文當云望見寇舉一烽一鼓入境舉二烽二鼓射妻二字有誤舉三烽三鼓郭會舉四烽四鼓城會舉五烽五鼓上文曰烽火以已舉輒五鼓傳正與此舉五烽五鼓相應史記周本紀幽王爲烽燧

大鼓有寇至則舉燧火是有烽即有鼓也今本舉一烽舉二烽下脫一鼓二鼓四字舉三烽三鼓舉四烽四鼓鼓字既皆誤作藍而上句三字又誤作一下句四字誤作二唯下文舉五烽五藍藍字雖誤而兩五字不誤猶足見烽鼓相應之數而自一烽一鼓以至五烽五鼓皆可次第而正之矣下文曰夜以火如此數正謂如五烽五鼓之數（號令篇夜以火皆如此亦謂如五表之數）則藍爲鼓字之誤甚明畢以藍郭二字連讀又謂藍爲聲相近而以爲蹀躝字大誤

無迹　下城之應

平明而迹迹字解見號令篇無迹各立其表下城之應引之曰此本作平明而迹迹者無下里三尺各立其表城上應之之言迹者之數毋里無下三尺各立其表而城上應之也號令篇云迹者無下里三尺平明而迹各立其表城上應之是其證今本迹者無下里三人七字祇存無迹二字城上應之又譌作下城之應則義不可通

到傳到城止

引之曰上到字當爲鼓正當爲止鼓傳到城止見下文上文又曰烽火以舉輒五鼓傳

水廉

池水廉念孫案水廉當爲外廉鄭注鄉飲酒禮曰側邊曰廉池外廉謂池之外邊近敵者也下文曰前外廉三行旗職篇曰大寇傅攻前池外廉皆其證隸書外字或作氼（見漢司隸校尉魯峻碑）與水相似而譌（史記秦本紀與韓襄王會臨晉外正義外字一作氼）

歲不爲

令民家有三年畜蔬食以備湛旱歲不爲畢以歲字絕句不爲屬下讀念孫案不爲二字與下文義不相屬當以歲不爲連讀湛旱水旱也（論衡明雩篇曰久雨爲湛）言令民多畜蔬食以備水旱歲不爲也晉語注曰爲成也（廣雅同）歲不

爲猶玉藻言年不順成也賈子孽產子篇曰歲適不爲是其證古謂五穀不成曰不爲說見漢書食貨志

鳧毳

寇至先殺牛羊雞狗鳧鴈收其皮革筋角脂荊此字未詳羽毳畢云說文云鴈鵝也此與鴻鴈異念孫案畢說是也鳧非家畜不得與牛羊雞狗鵝並言之鳧當爲鳬此鳬謂鴨也亦非弋鳬與鴈之鳬廣雅鳬鶩鴄也鴄與鴨同晏子春秋外篇君之鳬鴈食以菽粟是也故曰殺牛羊雞狗鳬鴈引之曰毳與皮革筋角脂羽並言之亦爲不倫毳字當在上文牛羊雞狗之閒迎敵祠篇亦云狗毳豚雞

步界　脫文一

吏各舉其步界中財物可以左守備者（左與佐同）上引之曰步界二字義不可通步當爲部吏各有部部各有界故曰部界號令篇云因城中里爲八部部一吏又云諸吏卒民非其部界而擅入皆其證也俗讀部步聲相亂故部譌作步上下當有之字上之謂上其財物也備城門篇云民室材木瓦石可以益城之備者盡上之與此文同一例今本脫之字則文義不明

禮書

吏所解皆禮書藏之以須告之至以參驗之引之曰禮

書當爲札書古禮字作礼與札相似札譌爲礼後人因改爲禮耳莊子人閒世篇名也者相札也崔譔曰札或作禮淮南說林篇烏力勝日而服於鵻札今本札譌作禮札書見號令篇、

錯簡六條

尚賢下篇是故昔者堯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湯有小臣武王有閎天泰顛南宮括散宜生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及雨露之所漸粒食之所養自而天下和至此凡三十七字舊本誤入下文國家百姓之利之下今移置於此得此莫不勸譽且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上欲中聖王之道下欲

中國家百姓之利、自得此莫不勸譽至此、凡四十五字、舊本誤入上文而天下和之上、今移置於此、得此莫不勸譽舊本脫莫字今補、求爲上士、舊本脫上字、今據各篇補、故尚賢之爲說

而不可不察此者也、

尚同中篇其爲正長若此、是故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爲政長也、下者萬民有便利乎其爲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能彊從事焉、則自上者天鬼以下至此、凡三十八字、舊本誤入下文入守固之下、今移置於此、而能彊從事焉舊本脫能字、今據下文補、天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彊從事焉、則萬民之親可得也、其爲政若此、是以謀事得、舉事成、入守固、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同爲政者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若此、今天下

之人曰方今之時（自出誅勝以下至此凡三十八字舊本誤入上文上者天鬼之上今移置於此）天下之正長猶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以也

兼愛中篇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自君臣相愛以下至此凡四十字舊本誤入下文今天下之士之下今移置於此）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然而今天下之士（自貴不敖賤以下至此凡三十八字舊本誤入上文君臣相愛之上今移置於此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

相愛生也、是以仁者譽之、舊本脫去以相愛生也是六字、案上文云、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今據補、 君子曰、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為一句、舊本君子曰作子墨子曰、此因與下文子墨子言曰相涉而誤、下文云、然而今天下之士君子曰、今據改、 然乃若兼則善矣、雖然、天下之難物於故也、

非樂上篇、今王公大人雖無造為樂器以為事乎國家、雖與唯同、說見釋詞、無語詞也、說見尚賢中篇、 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為之也、句意未詳、 將必厚措斂乎萬民、以為大鍾鳴鼓琴瑟竽笙之聲、古者聖王、亦嘗厚措斂乎萬民、以為舟車、既已成矣、曰、吾將惡許用之、許、所也、說見釋詞、 曰、舟用之水、車用之陸、君子息其足焉、小人休其肩背焉、故萬民出財齎而予之、

不敢以爲慼恨者何也以其反中民之利也然則樂器反中民之利亦若此即我弗敢非也然則當用樂器譬之若聖王之爲舟車也即我弗敢非也案此文兩言然則兩言即我弗敢非也皆上下相應舊本譬之以下十六字誤入上文竽笙之聲之下今移置於此

非命中篇初之列士桀大夫愼言知行此上有以規諫其君長下有以敎順其百姓故上得其君長之賞下得其百姓之譽列士桀大夫聲聞不廢傳流至今而天下皆曰其力也必不能曰我見命焉是故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不愼其心志之辟外之敺騁田獵畢弋內沈於酒樂而自必不能曰以下至此凡四十五字舊本誤入下文身在刑僇之中

之下今移置於此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繁爲無用暴逆百姓使下不親其上是故國爲虛厲身在刑僇之中自不顧其國家以下至此凡三十五字舊本誤入上文必不能曰之上今移置於此舊本不顧上又衍一字今據下篇刪不曰我罷不肖我爲刑政不善必曰我命故且亾

備穴篇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適人有善攻者舊本適作古古乃適之壞字今改正穴土而入縛柱施火以壞吾城城壞或中人爲之柰何子墨子曰問穴土之守邪備穴者城内爲高樓以謹引之曰自爲之柰何至以謹凡二十四字舊本誤入備城門篇今移置於此候望適人適人爲變築垣聚土非常者若彭有水濁非常者若猶與也說見釋詞彭與旁通此穴土也急壍城内穴亓土直之穿井城

內五步一井傅城足高地丈五尺地得泉三尺而止引之曰當作下地得泉三尺而止下地與高地對文今本脫下字令陶者爲罌容四十斗以上固順之以薄輅革置井中使聰耳者伏罌而聽之審知穴之所在鑿穴迎之舊本穴譌作內辨見備城門篇令陶者爲月明畢云月明未詳引之曰月明當爲瓦罌備城門篇瓦木罌容十升以上是其證篆書瓦字作𠂆與月相似而誤明者罌之壞字耳長二尺五寸六圍六圍上當有大字備城門篇木大二圍卽其證中判之合而施之穴中偃一覆一柱之外善周塗亓傅柱者勿燒柱者勿燒畢云四字衍柱善塗亓竇際勿令泄兩旁皆如此與穴俱前下迫地道廣若疾其中勿滿疾廣長丘竇左右俱雜相如也兩疾字畢皆改爲矢引之曰畢改非也疾乃𤯝之誤非矢

之誤備城門篇爨灰康粃卽其謠康灰皆細麻之物故同置於穴中矢則非其類矣灰俗作灰疾本作疾二形相似又涉下文疾鼓橐而誤耳穴內口爲竈令如窯令容七八員艾左
右竈皆如此竈用四橐穴且遇以頡皋衝之疾鼓橐熏
之必令明習橐事者勿令離竈口連版以穴高下廣陜
爲度令穴者與版俱前鑿亓版令容矛參分亓疏數令
可以救竇穴則遇以版當之以矛救竇勿令塞竇竇則
塞引版而卻過一竇而塞之鑿亓竇通亓煙煙通疾鼓
橐以熏之徒穴內聽穴之左右畢改從爲徒引之曰畢改非也敵人穴土而來我於城內鑿穴而迎之此本無他穴可徙不得言徙穴也徒當爲從從謂從穴內聽之也隸書從字作従與徒相似而誤漢書王莽傳司恭司從司明司聽今本從譌作徒急絕亓前勿令得行若集

客穴塞之以柴塗令無可燒版也然則穴土之攻敗矣引之曰自候望適人至穴上之攻敗矣凡三百四十五字舊本亦誤入備城門篇今移置於此以謹候望適人六字文義緊相承接不可分屬他篇且上文曰備穴者城內爲高樓下文曰然則穴土之攻敗矣則爲備穴篇之文甚明

墨子弟六